

# 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## 第一回 鑒既往用黃帝紀年 慮將來開白人議會

現在世界上所有格致理化一切形下之學，新學界都喚叫科學。世界越發進化，科學越發發達。泰西科學家說得好，□九世紀的下半世紀，是汽學世界；二□世紀的上半世紀，是電學世界；二□世紀的下半世紀，是光學世界。照此看來，將來到了二□世紀的最後日期，那科學的發達一定到了極點。目下且不說別樣，就說每一年中，世界上研究科學的人，所發明的新法，也不知有多少。據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美國管理新法部官員的報告，本年各國的人，報明國家，得了新法，蒙國家賞給憑據准他專利的，共有二萬七千一百三□六家。比上年多二千家。到了第二年上，那管理新法部官員的報告，又說本年發明新法的，計有三萬一千六百九□九家，比往年又多出四千家了，可見世界的進化與科學的發達，為同一之比例。雖然，將來到了二□世紀的最後日期，科學的發達究竟到了什麼地步，那時候的世界，究竟變成了一個什麼世界，這個問題，豈不是最有趣、最耐人研究的麼？我國從前的小說家，只曉得把三代秦漢以下史鑿上的故事，揀了一段作為編小說的藍本，將他來描寫一番，如《列國志》、《三國志》之類。否則或是把眼前的實事，變作了預言，憑空撰了一篇小說。從來沒有把日後的事，仔細推求出來，作為小說材料的。所以，不是失之附會，便是失之荒唐。只有前幾年上外國人編的兩部小說，一部叫作《未來之世界》，一部叫作《世界末日記》，卻算得在小說裡面別開生面的筆墨。

編小說的意欲除去了過去現在兩層，專就未來的世界著想，撰一部理想小說。因為未來世界中一定要發達到極點的，乃是科學，所以就借這科學，做了這部小說的材料。看官，要曉得編小說的，並不是科學的專家，這部小說也不是科學講義。雖然，就表面上看去，是個科學小說，於立言的宗旨，看官看了這部書，自然明白。

此時暫且按下不題，話說中國山西省解州的地方，乃是上古時黃帝戰勝蠻族擒殺蚩尤的所在，至今還留下許多紀念。這個地方，座落在黃河的北面，又為夏禹建都之地，自古稱為中原。山川靈秀，代出偉人，如漢朝的關羽、唐朝的張守珪、宋朝的司馬光，幾個中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都出在這地方。這年是西曆一千九百九□九年，中國上議院中的議員，因為自漢唐以來，一運用世主的年號紀年，不便之處甚多，一則國內紀事之歷史多所參差，譬如三國兩晉年代，國內年號互異，學者不能記憶，大費考訂之功。二則除中國以外，其餘同種諸國，勢不能遵用中國年號，其必各用某國之君主年號無疑，設使三國訂一約章，必並列三國君主於上，頗為繁瑣。三則同種之國，既各用各年號，即勢渙情睽，不能如白種諸國之聯絡一氣。四則同種諸國，因未有統一的年號之故，有的遍信回教，便用摩哈默德紀年，有的遍信耶穌，便用耶穌紀年，轉使同種之感情，緣此減損。從前中國的明達之士，因為這事上書政府，請改用統一之年號的甚多。有的說要用孔子紀元，有的說要用帝堯紀元，有的說中國的人種，大抵都出自黃帝，且用黃帝紀元。大概那些上書的人，主於用黃帝紀元的，倒□有八九。政府見上書各人的立論各有是處，便都飭下上議院，令各抒所見，妥議定奪。此時正值春季大開議院之期，議員長把這問題，對眾宣佈一遍，眾議員都說當從此廢去年號，改用黃帝紀年，就以明年為黃帝四千七百零九年，請政府飭下地球上同種諸國，及附屬於中國之各貢獻國，一體遵照。當時中國大皇帝和首相任其艱，率領一班貴族，都在議院之中，一聞此議，莫不拍手贊成。

就由首相任其艱，命內閣衙門裡官員，擬就敕旨一道，請大皇帝御筆簽了個押，即由無線電報通個電與同種諸國，及各貢獻國，叫他們克期預備，以為來年一律改用黃帝紀年的地步。

原來這時中國，久已改用立憲政體，有中央議院，有地方議會，還有政黨及人民私立會社甚多。統計全國的人民，約有一千兆，議院裡的議員，額設一千名。所有沿海沿江從前被各國恃強租借去的地方，早已一概收回。那各國在中國的領事，更是不消說得，早已於前六□年收回的了。通國的常備兵，共有二百□五萬，若遇有戰事，並後備兵一齊調集起來，足足有六百萬。國家每年的入息，有兩千三四百兆左右。內中養兵費一項，卻居三分之一，所以各國都個個懼怕中國的強盛，都說是黃禍必然不遠，彼此商議，要籌劃一個抵制黃禍的法子。無如中國人的團體，異常固結，各種科學，又異常發達，所有水陸的戰具，沒有一件不新奇猛烈。這個少年新中國，並不是從前老大帝國可比，因此往返相商，實在想不出一個抵制的善法。

忽然一旦聞得中國政府傳出這道敕旨，不覺大吃一驚，說現在地球上各國的紀年，有用耶穌的，有用摩哈默德的，也有用俄歷用日曆的，今日中國要使黃種諸國，及附屬中國的各貢獻國，一概都要改用黃帝紀年，明明是要聯絡黃種的先聲。況且中國政府於此事竟獨斷獨行，全然不與我白種各國先行商榷，其用意所在，已可想見。我們白種各國到了此時，若再因循觀望，不肯同心協力，籌一個抵制黃禍的善法，將來必然受制於中國，為中國所魚肉了。於是獨弗兩國為首，發電至五大洲上白種諸國，宣明此意，請各派代表人，約期西曆六月一號齊集何來國萬國和平會，專行會議抵制黃種的辦法。

果然到了六月一號這一天，白種各國的代表人，都紛紛來到，進入萬國和平會所。此次歐美非澳亞五大洲之上，沒有接到這道電文的，只有歐洲的匈耶律國，非洲的黑種土人各共和國，及附屬歐洲之各領土，及美澳兩洲華工後裔新建之兩共和國，本是黃種，應被各國擯斥而外。非洲黑種各國，亦可毋庸關照。惟有匈耶律國，一向雜處於歐洲白種各國之中，久已漸染歐化，那歐洲白種各國，早已把他一視同仁，一律看待，此番因他是匈奴的後裔，特地將他擯在歐洲各國之外，不許他與聞會議。卻不料就成了日後的禍根，不提。

且說當下白種各國代表人，陸續來到會所。相與見面行禮之後，隨即就由獨弗兩國的代表，把本日約集同種諸國，開此特別大會的緣由，對著大眾朗朗的述了一遍。就請大眾各抒所見，以便訂立條約，照約實行。於是大小各國代表五□餘人，各人陳說各人的意見。有的持放任主義，悉聽中國自主。有的持干涉主義，要向中國問罪。內中有三□幾個人，都是既不肯放任，又不欲干涉，一般主張平和抵制。相與議了半天，議出辦法□條。

一全球白種各國自此當結為一大團體。

二此後白種人有被黃種人欺凌羞辱者，現在與議各國中無論何國，均當力任保護之責。

三此後白種各國，宜特定一公共之法律，限制黃種人入境。

四黃種人之居留白種各國者，無論遊歷留學經商傭力，均不得享有白種人民同等之利益。

五白種人此後所發明之新法新理，及所創造新奇有益之器具，不得妄行傳授與黃種人。

六與議各國之臣民，倘與黃種各國緣事衝突，致開兵釁，與議各國不得援局外之例始終坐視。

七白種各國之臣民，有旅居黃種各國者，此後須破除國界，謀所以互相保護之法。

八此後與議各國，務宜多派秘密偵探，以探黃種各國之舉動，為抵制之預備。

九黃種各國中，有不遵奉中國此次之敕旨者，與議各國，皆須加以特別之優待，以解散其團體。

□與議各國中有不實行以上所議之辦法者，即用抵制黃種各國之法以抵制之。

當時把這□條辦法議好之後，就用各國文字寫將出來，大眾傳觀了一遍，都說這般抵制之法，頗為文明。內中獨有何來國的代表，啟口問大眾道：「此番中國頒布改用黃帝紀年的敕旨，尚未屆實行的日期，可否我們先將今日所議各辦法，照會中國政府，倘中國政府肯收回成命，我們也不防將此事作為罷論。否則，再遍告與議各國，照約實行，猶為未晚。」話猶未了，獨弗兩國代表一齊開口道：「足下之言差矣，中國政府當宣佈他那敕旨時，並沒有與我各友邦先行商榷，他既然獨斷獨行，不屑得前來關照我們，我們又何必故意去請教他？據我的鄙見，只消請各位把這□條辦法寄回本國，等各大君主大總統一齊簽了押之後，立刻實行便了。」各代表聽了，都說這話果然不差。當日議畢，大眾便次第散出會所，各自登程回國。

不想此番各國在這萬國和平會所公議的事件，一經黃種各國的偵探，飛電告知本國政府，所有各黃種國的人，莫不大驚失色，估量著不出三年，必有最劇烈的戰禍見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，其時不知要流了若干人的血，方能了局。同時中國政府得了這個消息，情知是因為改用黃帝紀年一事，傷了各國的感情，以致惹出這番抵制的。然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，只有暗中預備，以防意外，不要做戎首便了。只有那匈耶律國的國王，前時既沒有接到中國政府的敕旨，不把自己認做同種之國，此時各國在萬國和平會會議，又把匈國擯在歐洲列國以外，要與黃種各國，同受白種各國的抵制。匈國壤地偏小，兵力微薄，且距離中國甚遠，倘然國內臣民，與白人起了衝突，惹動白種各國都來干涉，那時必寡不敵眾，頃刻演出瓜分的慘劇。因此悚然大懼，慌忙與幾個執政大臣商量，傳出詔旨，召集議院裡的議員，開一個臨時議會，命一眾議員，速籌所以保全國家的善策。原來匈國的人民，除了黃種匈奴的後裔之外，白種人也居三分之一。自從西曆一千九百五〇年上匈耶律離卻惡國，自行獨立之後，金牛憲章，稍加刪訂，宣佈國中所有各地方的白種人，都許其有選舉之權，所以此時中央議院裡的議員，白種人也居其三分之一。這日眾議員奉到匈王的詔旨，便一齊到了議院之中，由議員長把詔旨重宣一遍，各議員聽了，互相議論了半日，便紛紛然各陳己見。那黃種人的主意，大都要請匈王自行致書於中國大皇帝，願一同遵奉黃帝紀年的敕旨，並請中國大皇帝隨時保護匈國，勿任他國凌侮。那白種議員的主意，卻不是如此，只是要請匈王依著萬國和平會所議的第九條辦法，自然民安國泰，永保無虞。當時匈王與宰相把陳說這兩種主意的，查了一查，乃是主張遵奉黃帝紀年敕旨的人，居其多數。匈王自己本是一個黃種人，此時一見眾議員主張這一說的多，就決意照依這種辦法。不料那些白種的議員，見匈王不從所議，都以為有意偏向，便個個心懷不平。等到散出議院之後，有的就去運動各家報館，請他做些論說登報，評論這事不應曲從黃種議員的主見。有的便在民間散佈謠言，說匈王此後要把我們白種人的權利，逐漸的削奪下來，歸與他黃種人了。

果然那些報館和各地方的百姓，一時被這些議員搖惑，便盡力攻擊黃種人。這一來國中黃白兩種的人，居然成了仇敵。數日之間，匈京波斯得地方上的百姓，因此大起衝突，械鬥焚殺之案出了〇餘起。警察署裡派出的巡警，也被他們殺害了好些。

匈王見國中如此紛擾，不得已只得派兵彈壓。不期歐洲各國，聞得匈王為此派兵，便說他有心欺壓白種人，電飭本國駐使，向匈國外部詰問，並且要與匈政府訂立約章，此後匈國轄治的白種人民之性命財產，俱要概歸匈政府保護，倘有損失，匈政府應擔賠償之責任。外部大臣據情奏知匈王，匈王聽了不覺駭然，說派兵彈壓亂黨，是我國的內政豈容他國干涉，於我國人民所有的性命財產，在我國政府原有保護之義務，又何待他國前來要約，然後保護？這明明故意與我國尋釁，所說訂約一節，是斷斷乎不能允許的。於是外部大臣就依著匈王所言，緩辭回覆各駐使。各駐使聽說，那肯罷手，屢次三番的來見外部大臣，一定要與匈政府訂約。到了後來，說話分外嚴厲，似乎就要下哀的美敦書的樣子。外部大臣察知情形危急，忙與匈王密議，發電與中國大皇帝，請將此後允許保護匈國與否，從速回覆，並謂各駐使恃其強權，要劫敵國與訂保護白人性命財產之約，此事當如何應付？請速示方針。卻說中國大皇帝於數日之前，聞得匈國因召集議員會議各國將他擯出歐洲一事，致全國擾亂不已，便〇分留意打聽這事的結果。這一天忽然由匈國駐使托外部大臣呈上匈耶律王的國書一函，展開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匈耶律威哈林，敬奉書於大中國大皇帝陛下：

敝國乃夏王神禹之裔胄也，皇祖淳維，肇國漠北，歷世二千餘祀，始遷歐土，與祖國不相聞問。茲聞貴國擬於明歲為始，改用黃帝紀年，業已電傳敕旨，令同種各國，一體祇遵。而敝國獨不與其列，豈以敝國非黃種神明之後耶？抑以僻在五萬里之外而見遺耶？敝國為此特開議院，各人民代表之意咸曰：「中國乃我祖國，極宜以願奉此次敕旨之意，自貢於中國大皇帝之前，並請大皇帝隨時保護，毋令受他族之陵侮，實所厚幸。為此敬布下忱，佇盼賜覆，並頌大皇帝近好！月日自波斯得發

中國大皇帝接到匈王這封書，便與首相任其艱計議，說匈國雖是黃種，然遠在歐洲中部，若說保護，恐怕鞭長莫及。若僅許他用黃帝紀年，不許他保護，又未免辜負他通國人民的美意。誰知正在計議之間，忽然匈國駐使，又將匈王所發來的要電，由外部代為呈上。中國大皇帝見這事關係甚大，不敢以一人之私見，雖爾定奪，便飭下內閣，要開臨時議院，決議此事。

內閣的司員，奉了這旨意，立刻稟知首相任其艱，發電與三〇二行省總督。因為眾議員自從春間開了議院之後，大半已散歸原籍，故要各總督轉飭所屬州縣，傳旨與各議員，著他星夜進京，定期開議。原來這時中國除了舊有的二〇一省之外，早已將蒙古新疆西藏等處地方，都改為行省，所以有三〇二省，而且這三〇二省之內，鐵路的軌線，也早已密於蛛網，沒有一處不是四通八達的了。

閒話休提，且說這日山西總督，接到內閣的電音，看了一遍之後，隨即轉電所屬各州縣。這消息到瞭解州，傳播出去，不覺驚動了一位本地方的豪傑。正是：

石弩穿林驚臥虎，鐵丸入海起潛蛟。畢竟不知這位豪傑，與這一部小說有何關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